



詩

小雅

鹿鳴之什

九之一至九之四

服部文庫
117
166
11



117
166
11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舉周南卽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爲什

毛詩小雅

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爲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正

毛詩疏

卷九之一

及古聞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
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
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
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
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丘地理志云
京兆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
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
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薨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
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
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
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
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
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
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蕀王爵仍
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

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后
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
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
○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
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太康之時此
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
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
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于太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
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脩后稷之業公劉太
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太王
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
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
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文王至
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早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
王有聲一篇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
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
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王

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
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
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縣也言文王之興
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能官
其人故次棫樸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
次旱麓也旱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
在棫樸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
為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
故次皇矣既聖能代殷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縣與旱
麓皇矣皆述太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
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
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
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
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
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
之詩而經陳文王之詩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
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以戒
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諡則二篇成王

比

時作也縣云文王厥厥生息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
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諡則皆文王崩後作之
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
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諡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
作也但經無諡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
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諡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
武王烝哉言其諡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
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
曰此又解小雅此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
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
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
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
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
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
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
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
嘉賓之事為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

詩流 卷之二 三 及古閣

次四壯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若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壯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芣。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後杖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

容

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補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芣為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杖杜。役還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芣三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尚道。後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芣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

毛詩流

卷九之二四

及古閣

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為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諡，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諡，多在武王文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會無言其諡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為小雅，後作為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為次，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蘇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蘇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蘇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各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大雅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髮鬢其大校，不可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

書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卽蘇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卽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卽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

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
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矣
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諡焉由庚既為
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
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詩也以周公
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
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
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
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為成王詩首則華黍
不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
其此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後稷祖考之先文武
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後稷
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
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
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
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
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
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

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
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洞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
王初泄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
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洞酌也既有
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
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
承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
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
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
其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
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
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
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
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為天下之所歌樂故
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
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
作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
養老之事周公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在即政之

後也既醉言太平冕鷩言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
 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
 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
 安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洞酌卷阿同是召公之
 戒公劉云成王將游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
 醉冕鷩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
 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
 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
 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
 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
 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
 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是也則服虔
 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之歌
 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
 冕鷩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冕鷩
 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
 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章皆言太平之事安
 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

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王書傳
 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
 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
 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
 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
 之誤違詩之文先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傳曰
 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
 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正
 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為室文
 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棟楹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
 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
 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申侯曰昌受命發行誅旦
 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此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
 十六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
 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
 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
 二雅為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
 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七

及古制

得不二字疑

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犬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關雎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南召南為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為鄉樂矣左傳晉為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為一等小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已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為已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為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

何者以下疑鄭譜本文當加圈別

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尤美者可以為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為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毛詩疏

卷之二十八

及古閣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
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
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
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
相見之樂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
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饗使臣敢不拜賜由此三
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
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
王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
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
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
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
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
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
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
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
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

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
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
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其合樂
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
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
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
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
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
侯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總
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
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
如之以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
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
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
子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
諸侯文同則亦總次國小國為一等則次國相於小
國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
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

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已羣臣為文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為上取據

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為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為天子上取者詩為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凡為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以肆夏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為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為樂章之意既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

存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
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
合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為下就
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
之君歌大雅為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
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專用之差
而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
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
四為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
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
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此上取
以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
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
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
飲之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
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
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
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

見

公與晉侯燕于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
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
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
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
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則
尊卑之禮殊為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
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
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
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
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
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
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
同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
自以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
禮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
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似為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
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
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

毛詩疏

卷九之二十一

及古蜀

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
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
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
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
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
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
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
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
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
也○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
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
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
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
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
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
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

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
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
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
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
爲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
爲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
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
皆爲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
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
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
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
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
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云幽
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
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雅明都人士
緜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
曰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
及古閻

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錡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于錡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錡也板曰善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錡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雨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事流錡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錡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錡前也小旻戒王

無論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為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錡前矣則厲王小雅雨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缺故次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善皆為惡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甚焉故以為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雨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故為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雨無正之先今而處流錡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在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尚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

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于畝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
 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
 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大
 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
 十年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
 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雁及斯干無羊七篇
 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
 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
 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
 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
 宗泐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
 衰刺詩為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
 廢差戎為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
 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
 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
 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既能錫
 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
 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為後而小

雅與之反以蠻荆獫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
 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
 先采芑以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
 次車攻吉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
 車徒會諸侯又盛於從禽按下文又使車攻先吉日
 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
 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
 言征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雁也
 然宣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避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
 田獵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
 詩不以事之先後為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
 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
 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
 故次泂水鶴鳴祈父也以為王惡漸大故責王稍深
 此泂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
 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
 去則知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
 毛詩疏
 卷九之二十四
 及古閣

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年考室無牟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為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驪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去之年月皇考謚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虢石父比而潛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遂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駭謚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為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寧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邛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感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牽序云褒姒嫉妒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

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司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邛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邛疾婦有長舌緡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問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于善惡多少也關雎序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為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為二雅矣故中以為盛隆為大雅政治為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雅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

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
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并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為異區也
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夫體者少也厲王
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
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
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遠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
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
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宜幽王變雅也小大
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如行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
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
政小入小雅則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
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適
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戩戩
云歛怨以為德綱紀之大壞也贈甲云亂生婦人罪
畧不叙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日感國百里其惡固當
大於鼓鐘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

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此於
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
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問者曰常棣閔
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
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枉成王周公之
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
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
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
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
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
為閔之由此故為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
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
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
滅親言為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
之罪不得不誅偪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
懷閔傷由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
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
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

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於其間與之為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為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為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為此譜則決定其說為成王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子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

厲

興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詩為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為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眾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書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著著者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其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正義曰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狩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為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

夷之侵削今先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
 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脩小
 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存於人也若
 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
 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
 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
 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
 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政矣明於其中
 蹶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
 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
 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其車
 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齊魯頌以當
 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
 故分其積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
 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
 鳴之什者宛爾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
 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雅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
 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收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
 舊則什首之日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
 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
 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
 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
 什中矣下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
 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
 六月之上則孔子十首南陔復為第二彤弓為第三
 鴻雁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此山為第六桑扈為第
 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
 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
 一篇不足為別首故附于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
 義毛公推收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
 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雁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
 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志在推收而鴻雁偶
 與舊合非毛意故言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收
 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詰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
 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收也言以

昔
札

下非孔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咨者無紙皆用簡禮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為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為卷固當以十為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為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為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為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為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分况不滿十篇明無所用之於什也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飲於鳩反注同食音嗣注同篚丘

房反篚音匪侑音又鹿鳴三章章八句至心矣正義曰

匪侑音又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

毛詩流

卷九之二

及古蜀

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
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
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
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
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
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
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
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
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
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
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
矣故鄉飲酒宴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
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
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
嘉賓不得不為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為羣臣明矣
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
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
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

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
恭儉非於臣子欣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敷和樂且
耽此詩主於欣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
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
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
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於
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
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飲之至侑幣○
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
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
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
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
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
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為
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
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
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
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

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
酬幣也鄭必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為
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上
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
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形
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
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為饗
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值其酬幣則
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
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
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
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
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
諸侯自相酬乃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
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
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
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
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

繡則天子酬諸侯以繡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
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
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
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
不顯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鳴

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
呼以成禮也

之藻藻音瓢扶遙反懇苦很
反樂音岳又音樂賴音賴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笙鼓簧承筐是將

所以行幣帛也

奉一作捧

浴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傳周至行道也

箋云示當作寘

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

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

○好呼報

毛如字鄭作寘之豉反

疏助助至周行○毛以為助

以為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草言鹿既得草

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于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

既行饗燕之禮以致之至既有懇誠以召臣下臣下

被召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實則為之鼓其瑟而吹

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

幣帛於是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義以敬賓如是乃輸誠

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已

所以召臣燕食瑟笙幣帛愛厚之者由已臣下之賢

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已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

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

是與故臣下皆賢已由是當饗食之○**傳**鹿得至成

禮也○正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

情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為與

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絕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

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為至少故取懇誠以為喻言嘉

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嘉善愛樂

其賓客而為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其

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

子也定本成禮作盛禮也或以為兩鹿相呼喻兩臣

相招為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

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

呼則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故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

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草以

為美食助助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此

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是也易傳者爾
雅云萃萍其大者為蘋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
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筐
筐至幣帛。正義曰序云以將其厚意則將為行厚
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即主人行厚意於賓之義也。
書曰筐厥玄黃。正義曰箋以筐筐得盛幣帛之
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註引胤
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為胤征文鄭誤也當在
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
耳。周至行道。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
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示當至
是用。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
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為示
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
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
賢是用不問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饗燕而樂
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

林一作又

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
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桃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
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
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必深非直燕曰語言而已明
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緣
此者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
副於義為長。呦呦鹿鳴食野之蒿。蒿菽也。毛反
故易傳也。去刃反字林作藜同本。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
桃君子是則是傲。桃愉也是則是傲言可法傲也
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
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
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傲

三詩疏 卷之五 及古

言其賢也

○視音示 恍他 彫反 傲胡 敬反 愉他 侯反 又音 諭

我有旨酒嘉賓

式燕以敖

○敖遊也

○我有至以敖 正義曰言文 王有酒殺以召臣下臣下既

來我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 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 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 是法則之於是傲傲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 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敖遊也 義曰 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謂藪郭璞曰今 人呼蒿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藪陸機云蒿青蒿也荆 楚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藪也本或云牡藪者牡衍字 壯藪乃是藪非蒿也與蓼藜傳相涉而誤耳 古經甚明也 正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 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與示傍見示人物作 單示字也 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 民不悅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字而作 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字也

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

幼子常視無詘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

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

諸衿鞶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訂戒使識之也視乃

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鞶亦宜作示

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示字

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爲示是視非故辨之

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

世示人物爲此示字因改視爲示而非古之正文故

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

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

疾令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

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

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愉音

吏說文酬爲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

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愉者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

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

微也以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

及古曷

三詩完

真一作貞

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以
 周行為至道至註詩後更為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
 論燕宜為旅時語古也故為先王道德之音其實能
 語先王之德音即是賓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
 之明德者不能語先
 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
 琴其今反說文
 云蒿也又其炎反
 我有旨
 樂且湛
 湛樂之久
 和樂音洛注下皆同
 我有旨
 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
 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夫不
 音符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文王為

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

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壯茂后反勞力報反篇末注同使
 所更反注皆同說音悅樂音洛
 四牡五章章

五句至說矣
 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勞

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已功耳今

臣使反有功而為王所見知則其臣欣悅矣故文

王所述其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

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
 也當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
 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

毛詩疏

卷九之三十七

及古圖

倭遲 歷遠上一有箋之二 字

甚 兩

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

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驂芳非反倭本又

作委於危反遲韓詩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作倭夷朝直遙反 靡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

者情思也○監音古 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息嗣反

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

本乘四牡之馬驂驂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之道倭

遲然歷此長遠之路其疲勞矣使臣當此之時其言

曰我豈不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

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

知汝之如是也○驂驂至世法○正義曰以此勞

使臣之辭明愍其勞苦故以驂驂為行不止之貌少

儀曰車馬之容驂驂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驂驂

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驂驂

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

道為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解

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

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

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

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

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

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

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

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

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出使是王者常事耳非適

王畿也故鵠羽杖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

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

者

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為歌文
王之道為後世法定本云作此為文王之道無周公
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眾
以明上下○**思歸至王事**正義曰傳以靡盬為
公義故以思歸為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
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啟處
將父母是也箋以傳言不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
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
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
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
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定本皆
駟馬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四牡騤騤**嘽嘽**
駟馬也○**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駟
○**他丹反**駟音洛喘川亮反鬣
本又作駟力輝反本又作髦音毛
豈不懷歸**王事靡**
盬不遑啟處**思歸**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思歸

乃行○**跪求毀反**郭巨凡反沈
臣受至乃行
堪彼反舍音釋禰乃禮反正義曰案聘禮云
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
注云告為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乃行注引
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
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既釋幣於禰乃行又云遂
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在
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
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
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
引此者證不遑啟處言臣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
受命即行是不遑啟處也
苞栩**騅夫不也**
云夫不鳥之慙謹者人皆愛之

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
獲安乎感厲之
○**翩音篇**騅音佳本又作佳栩况甫
反夫方于反字又作鳩同不方浮反

又如字字又作鴉同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慤起角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將養也。注同。養以尚反。下。翻翻至將父。正義曰。文

言翻翻然者。驛之鳥也。此鳥其性慤謹。人皆愛之。可

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

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

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各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

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

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騶夫不**

曰夫。不一名。騶。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

欲祝鳩。騶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鴉鳩也。○

夫不至。樹木。○正義曰。言慤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

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慤謹

之鳥。宜不為勞。而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

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鳥。翻翻者。騶。載飛載

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翻翻者。騶。載飛載

止集于苞杞。杞。枸櫞也。○杞音起。枸音苟。本

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駟。載驟駸駸。駸。駸貌。驟

助救反。又仕救反。駸。楚金反。字林云。馬行疾也。七林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母來諗。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云。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

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

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諗

豈不至來諗。○毛以為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

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之歌。

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

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箋

女一作汝

為

備○**諗**念至不至○正義曰諗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以尊愛為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諗**告至其情○正義曰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為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親為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為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為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為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遠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為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恩恆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

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為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為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為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念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為悅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

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

不辱命也○使所更反注下故同不辱命○**皇皇者華**

句至華○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不及

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敕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為此也序以言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之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主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詞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之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

口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

易其色云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
○煌音皇 駢駢又音晃

征夫每懷靡及
駢駢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
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

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駢所皇皇至靡及○正義曰此述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遣之與適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汝駢駢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無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
○皇皇猶煌煌○正義曰東門之揚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為宜故猶之○每雖懷和○正義曰本皆如此此既

毛詩卷九之三十二
及古留

以每為雖懷為和而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奉上介眾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諫之○春秋至所及○正義曰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星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為每懷是外傳以為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為私為和誤也鄭必當為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馳驅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違啓處猶懼不及况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為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為懷私不得為和也鄭所引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為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為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為雖縱使變和為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為私下復解傳中和為中信為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

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馳騫為衆多征夫為行人故箋申之言眾行夫既受命當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為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眾行夫者使與上介眾介總介敕之非一故言眾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眾介則不與此得總敕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使雖使與上介受之故眾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敕雖眾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爰為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我馬維駒六轡如山
濡云如濡言鮮澤也○駒音俱恭侯反
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
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

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咨本亦作諮。諫子須反爾。雅云謀也。說文云聚謀也。**我**
 至咨諫。○正義曰此文王敎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汗物之被洗濯濡溼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諫事焉。**○**忠信至為諫。○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諫。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毛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為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為諫。咨事為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身當為事。又曰事

當為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諫謀度詢俱訪於尚而必為此。次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諫。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為先。**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言調忍也。○騏音其。載後耳。**馳載驅。周爰咨謀。**○咨事之難易為謀。○易以我馬為度。○沃鳥毒反。沈又於。○我馬維緗。六轡既均。○傳陰白雜毛曰駟均調也。○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傳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諫也。謀也。

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

○詢音荀 諮親為詢 六德兼此至

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中和至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諫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為已之有故言雖有中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靡及是也以君勅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之然而外傳云忠信為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為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為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諫也謀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

為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已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為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諫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中傳說言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為一通彼五者為六德不與韋昭同也鄭之此說贊成毛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為每懷和當為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非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以破和為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答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答曰非是鄭不易毛

也但毛傳質略事之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答意及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為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為長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假使訓懷為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

而歌之以親之○常棣大詩反字林大內

○常棣大詩反字林大內反召上照反為作于偽反○常棣章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族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閔公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於被誅兄弟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飲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為隱也此經八章上四句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之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飲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飲禮異飲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兼飲卒章言室家

詩雅初注小

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箋**周公至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閱傷此管蔡二叔之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

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為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為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未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則弔傷也。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融以為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為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為二叔宜為夏殷之末不得為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平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與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

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是也鄂是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與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

同鄂五各反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韡韡鬼反常棣棣也本或作常棣棣音以支反又是兮反

案爾雅云常棣棣常棣棣作移者亦不拊不音如字又芳浮反二聲相近也拊亦作拊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今之人莫如兄弟聞常棣之言為今也

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

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常棣至兄弟毛以為常

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眾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

以與兄弟眾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

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

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

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鄭以為華下

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光明

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

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

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常棣一

至光明正義曰常棣棣釋本文也舍人曰常棣一

謂

名棟郭璞曰今關西有棟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與此唐棟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者以華之狀宜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韓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煒文與彤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韓韓言韓韓也以發也○承華至指同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為承華曰鄂也又言聲不指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故知當作指指為鄂足也以鄂足比於第華比於兄弟既承華文與指連則鄂指同比第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第得兄弟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韓韓然則兄弟亦得第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象多為義未若取相承覆為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聞常棟之言為今○正義曰傳以凡今者多對古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棟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棟之言為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死喪之威兄弟以次而為常棟之歌為來今是也

其

求一作半

孔懷

威畏懷思也

云死喪可畏怖之事惟兄弟

之親甚相思念

○佈普布反

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哀聚

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

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哀薄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之恩至厚

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眺不

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

之急故能立榮顯之譽所以相求矣**奔令在原兄弟**

急難**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云離渠水鳥而今在原

雖也一作雖有也

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
難○脊井益反亦作卽又作鷲皆同令音零本亦作
鳴同難如字又乃旦反注同搖音遙又餘照反處
昌慮
反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況茲永長也
云每有
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
嘆而已
況或作兄非也嘆吐丹
反又吐旦反以協上韻
春令至永嘆○
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
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
然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
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
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
嘆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知兄弟是宜
相親也○傳春令至急難○正義曰春令離渠釋鳥
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鷓鴣雀長脚長尾尖

牆一作牆

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
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
飛則鳴也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
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
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
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于急難者正以原喻在急難
章禦侮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
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
搖兄弟相救之貌不
可言故直云相救耳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
閱很
也
云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侮也
許歷
反牆本或作牆在良反禦魚呂反務如字爾雅云侮
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文很戶懇反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烝填戎相也
云當急難之
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填寘塵

同。○丞之承反。填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故箋申之云。古聲填寘塵同。相如字。又息亮反。○兄弟至無戎。○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下同。○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閱。很於牆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與朋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各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闕。很。○正義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求勝是也。喪亂。

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尚恩。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

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切磋。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各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德德。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德德也。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德德。依論語則俗。○饋爾豆。飲酒之飲。○饋。陳。飲。私也不脫履。

升堂謂之飲。○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飲禮焉。聽朝為公。○饋。賓。胤。反。飲於。○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

毛。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屬者。

毛。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屬者。

以昭穆相次序

樂音洛下皆同孺本亦作孺如其反

孺

爾至且孺正義曰上

章以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籩豆為飲酒之飲禮以聚兄弟宗族為好焉為此飲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而甚欣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餼**私至之飲。○正義曰餼私釋言文孫炎曰餼非公朝私飲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飲又曰立成禮烝而已既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屣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屣明飲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屣升堂謂之飲。○私者至為公。○正義曰此解餼為私之意也以私在路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也知餼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飲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飲禮也周語曰王

后

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又曰飲以顯物燕則合好則飲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飲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飲禮則飲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飲禮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合好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飲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後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餼下二句為燕飲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孺**孺屬至尚毛。○正義曰孺屬釋言文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燕以毛髮等齒為次第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鬢為坐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云親親是燕同**妻子合好如鼓瑟琴**云好合至意合也

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

合

也

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好呼報反。應對兄弟既

翁和樂且湛。傳。翁如也。○翁許急反。湛答南反。又

妻子至且湛。正義曰。上章茲陳饌燕之禮。此又論

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

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倣王親

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

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

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王與至房中。○

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

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

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自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

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

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觀用幣。謂之宗婦。明

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

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

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

蝶一作漂

名爲宗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是子同姓之女。各謂之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者。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媾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與族人燕。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爲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爲將餞去之。庶羞。士爲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曰。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毛詩疏

卷九之三 二十三

及古閣

宗

第一作擊

奴子

亦王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之等，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羞，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故云視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與燕飲於房中，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族人，之禮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此證妻子。此當言宗婦并言內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后燕及妻而連言。內宗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兼言焉。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帑，子也。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是究是圖，宜其然乎。小為妻帑字，今讀音擊也。

究深圖謀，宜信也。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但反。

疏 宜爾至然乎。正義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燕人化王莫不和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室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

傳 帑子。正義曰：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厚矣。

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正義曰：作伐木詩者，燕朋友故舊也。又言所燕之由，自

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淳厚，不澆薄矣。朋是同門之

稱友為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
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
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
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
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
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
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
王不遺故舊為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及兄弟
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
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別言故舊以
明其為二事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
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
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為燕食說王不
得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
舊也經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
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
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

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納之於治內
之篇故為此以示法是此篇皆有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
也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打農之
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
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
言之○丁丁陟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幽深喬高
也云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
○喬其驕反鄉本**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
又作曷同許亮反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云嚶其鳴矣遷處高木

者求其友聲求其尚枉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

然○復扶又反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傳矧况也云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况是人乎可不求之

矧尸忍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

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

疏伐木至且

平○毛以為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為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與朋友二人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幽谷之中遷于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其為鳴矣作求其友

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其友之聲况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為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為此章連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為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幽谷之中遷于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為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况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與為異耳

傳丁丁至驚懼○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嚶相切直也傳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

訓與喻之義釋訓云顯顯叩叩君之德也講講萋萋
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與朋
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嗟相
正直也○丁丁至連言之○正義曰箋全引釋訓
之文具解丁丁嚶嚶之義與傳同也故下即云嚶嚶
兩鳥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
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
總言丁丁嚶嚶為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
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子既故知山傍
巖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為文王身與友生伐
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
冰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二
章醜醜文連伐木是酒為伐木而設即伐木之人是
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與之俱行故知親在
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
矣時文王為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太
王曰我世當有虞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

理論一作禮論

前

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於岐民稀
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
下民不可以理諭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
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
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為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
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
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
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
故下觀之以為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
道故連言之為勸率因以黃鳥為興亦此類也
伐木許
許醜酒有黃
貌云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醜之
本其故也○許沈呼古反醜徐所宜反又所餘反葛
羊汝反枅孚廢反又側几
反藪素口反曰潛息敘反
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傳羜
羜
羜
羜

毛詩疏

卷九之三 四

及古閣

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

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

仁者云速召也有酒有芹今以召族之飲酒直呂

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傳微無也云寧召之適自

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粢酒掃陳饋八簋傳粢

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云粢然已灑擻矣陳其

黍稷矣謂為食禮於如字舊音烏粢采旦反酒所

反簋居倬反灑所蟹反又所懈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傳咎過也伐木至有咎毛

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

脩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筐醜其酒有蕝然而

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芹之牟

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王意

又慇懃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

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

是粢然酒掃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

也既有肥膾之牡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

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

舊為設燕食兼有焉鄭以禱時與文王伐木許許

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傳

許許至曰滑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枅貌

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

之為聲而有枅也以筐曰醜以藪曰滑者筐竹器也

藪草也醜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

傳為說因醜言滑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芴也傳僖四

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

○芴未至仁者○正義曰釋畜云未成羊曰芴郭

○詩疏

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葑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
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禮天子
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
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
辭也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
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
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
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
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
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准以長幼為異故
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
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但
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
若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
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節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
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
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
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

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
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
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
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
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
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
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
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
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
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
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
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
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
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
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
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
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
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

事

陟怙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
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
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
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
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之國故擊
繫伯禽在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
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
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
之辭曰明天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
叔後或為州牧燮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
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二國並為大國
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
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
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乎王得文侯夾輔
周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
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
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與否無文以
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

曰疑公字

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
連釋之焉既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為天子
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交友之義已釋諸侯亦有
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
之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
無宗字○有酒至飲酒○正義曰此有酒有釐召
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烹
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斝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
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
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斝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
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
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
同也○陳其至食禮○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
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
故云陳其黍稷謂為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
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
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殮饗餼之
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

毛詩疏

卷九之三十一

及古閣

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牢者六簋上肥牲醢酒謂燕禮此是食禮五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殺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醢酒并為一事亦不得為饗禮何者饗烹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豕也但於肥牲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粢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又為一禮上句為燕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耳

伐木于阪醢酒有行傳行美貌云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

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傳云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餼以愆傳餼食也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餼之食獲愆過於人

况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餼音侯爾雅

云糞餼食也愆起虔反訕於諫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傳反餼士戀反遠于萬反亦如字

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傳湑茵之也醑一宿酒也云醑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湑茵之王無酒醑買之要欲厚於族人○湑本又作蠡思敘反醑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沾茵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傳蹲蹲舞貌字從草泲子禮反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傳云為我擊鼓坎坎然為我與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坎如字說文作龔音同云舞曲也蹲毛旬反本或作蹲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士尊為于僞反下同樂樂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傳云迨及也上音岳下音洛

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迨音待。閒音閑。伐木於阪以驚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醜其酒，衍然而美，以燕之。既有酒矣，又籩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召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餼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餼之食尚以獲愆，況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滑，滑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醑，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與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閒暇矣，共飲此滑酒矣。言已卒有閒暇而為此飲，其意欲令族人以不醉是王之恩厚也。○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醑買為異餘同。兄弟父至母之黨。○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為父黨，則諸舅為母黨。此言兄弟

父舅二文，故知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總之，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是母黨為兄弟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為婚兄弟，壻之父為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類弁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總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為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為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反可以恨兄弟乎。正義曰：定恨作限，恐非也。○酤一宿酒。正義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明一宿。

毛詩疏

卷九之三九

及古閣

亦

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易之為酤買也。為我至樂已。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已使人為之鼓舞言為我者以樂由已而故作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為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焉。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

臣亦宜歸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

歌。下下俱戶嫁反。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

注下及下臣同。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

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佑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遣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答報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咏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為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固堅也。云保安爾女也女王

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

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云單盡也天使女

女一作汝下皆同

予一作與

生

天

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必以反單
 毛都但反鄭音丹除治慮反注同**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庶衆也
 云莫無也使汝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天保至不
 庶○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為作者見時人物得所
 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禮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鄭以為盡厚天下為異餘同言亦孔之罔亦語辭猶不亦宜乎
 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大為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者若有閉藏蓄積今開出之

祿

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天保定爾俾爾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戩福穀祿罄盡也
 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福○戩子**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云遐遠也
 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汲已
 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宣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為汝所授**天保定爾以莫不興**云興盛也無不福祿之人

毛詩疏

卷九之三十一

及古閣

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阜如

岡如陵傳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增傳云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

增多也傳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

增多也傳云縱足用反傳高平至曰陵傳正義曰釋

正名為陸上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傳此

官遣人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者

有限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例故為少多耳

也享獻也傳云謂將祭祀也傳吉善蠲絜也饌酒食

三言正 卷之三 十二

祠烝嘗于公先王傳春日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公事也傳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盤傳禴本又作禴

反烝之丞反熱直傳君曰十爾萬壽無疆傳君先君也

尸所以象神卜予也傳云君曰十爾者尸報主人傳

神辭也傳雅反傳直專反傳既為天安定民事已成

乃善絜為酒食之饌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獻

者將以為禴祠烝嘗之祭社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

誠神歆降福先君之尸傳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

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悅所以能受多福也傳鄭

以公為先公言為此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

廟也餘同傳謂將祭祀傳正義曰以下文始云禴

祠烝嘗故知將祭祀致其意傳春日至曰烝傳正

義曰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灼嘗嘗新

予

毛詩流 卷之三 十二 及古閣

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禴故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禘為大祭於春秋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曰禘是祠禴烝嘗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以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隣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公先至諸盥○正義曰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賦故以公為事舉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以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為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為先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先公謂后稷至諸盥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盥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緝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盥

天作箋云諸盥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為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為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盥中庸注組緝以上至后稷也組緝即諸盥太王父也一上一下一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諸盥天作箋諸盥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一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為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緝亞厘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盥者傳以公為事箋易之為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先君至象神○正義曰以經陳祭事故君為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報主人傳神辭也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報主人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傳弔至詒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三寺疏
卷之三十三
及古閣

遺也。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

都歷反。詒以之。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成也。

戎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音洛。羣黎。

百姓。徧為爾德。百姓百官族姓也。

眾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音遍。神之至爾。

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致神之

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

飲食為樂其羣眾百姓之臣徧皆為汝之德言法効

之汝既大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為天安定王業使君

聖臣賢士下皆善也。如月之恆。如日之升。恆。弦升出也。言俱

進也。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恆本亦

作恒同古

恒一作桓

鄧反。沈。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騫。虧也。度反。騫起

古恆反。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

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如月至或承。

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

如日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

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

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恆茂。

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柏之葉。新故相承。代常無彫落。

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恆無衰也。月上至就明。正

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

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

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

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

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

三寺疏 卷之三 十四 及古韻

註

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集本定本經字作恆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

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

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將戍

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杖杜勤歸

以

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杖杜以休息之

昆本又作混古門反玁本或作儉音險狁音允本

亦作允難乃且反注皆同將率子亮反下所類反

本亦作帥同注及後篇將率皆同勞

力報反後篇勞還皆同杖杜計反

勤歸○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也謂

遣守衛中國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

非方有玁狁之難來侵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

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遣屯戍之役人非攘玁狁

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薇以遣之

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杖杜以勤戍

役之歸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玁狁言

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患難者謂與中國為難非

獨周也故即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

獨守衛周國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

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為患之切故先言

勤

獮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言命將帥遣成役者將
 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為之故云命也其成役則召
 民而遣之不待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成
 役而序言遣成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
 成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
 耳文王為恤之情深殷勤於成役簡略將帥故此
 篇之作遣成役為主上三章遣成役之辭四章五
 章以論將帥之行為率領成役而言也卒章總序
 往反六章皆為遣成役也以主遣成役故經先成
 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
 遣成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
 以作詩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為歌也出車以
 勞還林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勞一
 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勞苦但變文耳還與
 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嚮家之辭但所從言
 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歸林杜序云勞還役俱言
 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
 車林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

魁疑胡

但者

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文王至息之○正義
 曰西方曰戎夷是總名此序云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
 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命之
 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文王命之
 命其屬為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
 獮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
 并禦西戎及非夷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
 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愬昆夷氏侵周一日三
 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
 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
 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下箋
 云獮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
 獮狁而言伐犬夷作者紂命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
 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矣書序云殷始咎周
 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
 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耳紂以戎狄
 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即命之往往克敵功
 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成役

三詩疏
 卷之三十六
 及古閣

晚

手言正

卷之三

漢古屬

以薇為行期而言作止柔山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為中輩三章為後輩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違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為一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為生之久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後矣與艸體晚同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三月下句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為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傳薇菜作生也

傳云西伯將遣戍

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

歸乎下一本復有何時
歸乎四字

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

○重直用反下重敘同

曰歸曰歸歲

亦莫止

傳云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

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莫音暮本亦作暮協韵武博反靡

也傳云非狄今何奴也靡無是暇啓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菜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

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

故○正義曰文王將以出伐豫戒成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戍役而告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

三詩流

卷之三十七

及古閣

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婦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
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儻狁之故又不得
得開暇而跪處者亦由儻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
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西伯至行期○正義曰
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
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
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婦必
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
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
難既偏不服待秋故也○莫晚至其心○正義曰
集本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
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帥出不踰時今從仲
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
也既帥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
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
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
怨言故載以為法然若出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
則此成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

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為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為
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
致令淹久者儻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暫
費永久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
息彼近望歲暮言婦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
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命而
畱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
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視之流安得謂之聖
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柔始生也
采采芣苢
云柔謂脆脆
之時○脆七歲反脆音問
或作早晚字非也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云
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憂心烈烈載飢載渴**
云烈
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云烈
聘問也
云定止也我方守於玆狄未得止息無所

註則一作載

始得婦

綿

認

少而詩照反堅
毋音及補

言

卷之三

言

使婦問言所以憂

○靡使如字。采薇至婦聘。○正

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

心亦憂其晚矣。然汝所以憂心烈烈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

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亦知其意也。○素謂。○脆脆之時。○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

作脆脆之時。○聘問。○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歸箋云。小聘問。以卿大夫

殊其支故。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少而剛也。云剛。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止。○陽。歷陽月也。

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坤本亦作

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云。盬。不堅固也。

云。不堅固也。

處猶居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疚。病來至也。云。

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疚。久。云。

月。○正義曰。毛以陽為十月。解各為陽月之意。以十

月。為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

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

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稱一月。已

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

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為然。○十月。至為

陽。○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

雅。釋天云。十月為陽。本所以名十月。為陽者。時純坤

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也。定本無為陽二

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知為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

故以陽名之。實陰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恆有詩

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

實陰之陽字疑

三詩

卷之三十九

及古

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
請如羣公嫌之嫌古書象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
之故作謙謙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
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雜似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
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為義巳至四月故消
息為乾非十月也且文言謙于無陽為心邊兼鄭從
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
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為陽是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爾華盛貌常常棣也云此

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爾

乃禮反注同彼路斯何君子之車云斯此也君子

謂將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業業然壯也字又焦

及反或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捷勝也云定止也

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

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息楚

反又彼爾至三捷正義曰成役之行隨從將帥

如字故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

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

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爾是華貌

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為華貌也君子既有

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成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

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

定其居乎庶幾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

也君子謂將率正義曰以其乘路車而稱君

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

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

驍率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

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

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為大夫是鄉以
 此詩將帥為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
 三有至戰也○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
 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氏驅牛
 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猶者侵精者伐
 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
 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徃所以聲其罪侵者兵
 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
 禮九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鐘鼓
 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傳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
 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于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
 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
 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自入境而行之
 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
 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請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
 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唯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
 師之大名故畧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

仍有故取襲克
 圍滅入之名 駕彼四牡 四牡騤騤 君子所依 小人
 所腓 騤騤疆也腓辟也 云腓當作庇此言我車
 者將率之所依乘 戎役之所庇倚 騤求龜反腓符
 其綺反舊 四牡翼翼 象弭魚服 翼翼閑也象弭弓
 於蟻反 反末也所以解紓也魚服魚皮也 云弭弓反末譬
 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紓宜骨也服矢服也
 ○弭彌氏反紓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譬
 說文方面反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 豈
 不日戒 玁狁孔棘 云戒警勅軍事也孔甚棘急也
 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玁狁

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曰戒音越。又人粟反。警音景。
 棘。○毛以為王遣成役。言其所從將帥。駕彼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駉駉然其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乘。成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為之。彈其矢。則以魚皮為服。軍既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禦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鄭唯以戎車成役之所庇倚為異。餘同。
 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成車也。小人所賦亦當賦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為庇。言成役之所庇倚。謂依廢也。文七年左傳云。公室者。公室之所庇蔭是也。○象骨至魚皮。○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緣謂繫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弓。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之類。之名。以象骨為之。是弓之末。弭。

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紛也。紛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為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緒。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可弓。韉步又者。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韉。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弭弓至矢服。○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文云。斲方結反。云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斲戾之處。以象骨為之也。傳云。解紛不知解何繩之紛。故申之。助御者解轡。紛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左不攻於左。汝不能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紛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紛。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為代御者解紛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人職曰。寺流。

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

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

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

之昔韓詩云昔始也雨于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遲遲長遠也云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

死昔我至我哀正義曰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

日總述往反之辭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反之
時常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
還遂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
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定

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有渴則有

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

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

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義曰正本無役字其理是

也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四

出車六章章八句。正義曰：五本無焉字，其數長。出車六章章八句。正義曰：五本無焉字，其數長。出車六章章八句。正義曰：五本無焉字，其數長。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出車勞還率也

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出車如字，沈尺遂反，勞力報反，還音旋。出車六章章八句。正義曰：作出車詩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伐獫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遣將至其義。正義曰：箋解遣唯。

毛詩疏 卷九之四

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成役同歌
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共歌采薇也同時謂
將帥與成役俱行雖二章三輩別行每行將帥同
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
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杖杜之歌不一時是
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
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
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將欲
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為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
就馬於牧地設旌旄旣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
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玁狁三章言往朔方
營築壘壁旣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旣
至朔方將設經略五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
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旣服因伐西戎
至春凍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急復
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秋未始平乃移
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嚮望南仲也
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還師卒章言其廻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傳出車就馬於牧地 **傳**云上我我

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即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為小別耳

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

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 音目自天子所謂我

來矣 **傳**云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

命召已將使為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

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傳**僕夫

御夫也 **傳**云棘急也王命召已已即召御夫使裝載

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

忠敬也。○難乃且反註及下皆。義曰：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召已，謂我來為將帥矣。我得王命，即自召彼僕御之夫，謂之今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即使裝載者，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趨之也。以王命不辭，即召僕夫，忠也。知自急難，欲疾趨之，敬也。序其忠敬，以慰勞之。○傳：出車至牧地。○正義曰：此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往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言數在牧，仍有在廐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繫打廐者是也。廐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廐之馬駕我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而強，在廐不必征馬，故不用馬。○傳：上我至自謂。○正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為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將帥自謂也。以天子之命

召已，故知出車者亦天子之命。故上我我殷王也。時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車本為將帥出車，纔訖，王即命已為將，則將帥之車為已所乘，復從後本之。故云我車也。○傳：僕夫御夫也。○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貳車從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御夫亦載其載矣。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為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何者？有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傳：龜蛇曰

旒，旒于旒。云：設旒者，屬之於干旒而建之。戎車將

帥既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旒音兆，旒音彼

旃旒斯胡不旆旆

鳥隼曰旃旆旆旒垂貌

○旃音餘旆蒲

反旆音雷

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云况茲也將率

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

馬之不正○悄七小反瘁似醉反本亦作萃依注作

之不正也一悴音同惟慈遙反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

本作馬之政

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為將帥我受

命當行既就于郊牧之車設此旌而屬之於旌之工

干矣以屬旌於旌乃建立彼旌於戎車之上矣旌在

地已屬之於干旌言建旌則亦同建之也旌建而後

行在道之時彼旌旒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旆旆者乎

言皆旆旆然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

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

勞若示知其情也言此旌彼旌者凡兩事者一言彼

一言此便文如于彼新田于此畱畝皆此類也

龜蛇曰旌正義曰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旌交龍為旂

皆周禮司常文也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

矣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

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

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帥皆上士十五人為

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帥皆長此言勞還帥

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

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眾所

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

郊野載旒百官載旒注云軍吏諸軍帥也郊謂鄉遂

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旌者以其將羨

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衛王彼據因田教戰王親在

焉今南仲為將專行若以文王承殷王之命則南仲

比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但時未制禮文王以

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為天子法則南仲

一人或建旂下云旂旒中央旂蓋南仲所建也以下

或載旒或載旒故此經所陳唯旂旒旒三物而已軍

毛詩疏

卷九十四

梁古

吏載旗則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
旆旆旆旆垂貌○正義曰定本云旆旆旆旆垂貌多一
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竝通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

朔方近獯豸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央央鮮

明也云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

以禦北狄之難○央本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良反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獯豸于襄
朔方非

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云此我我戎役也戎役築

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襄如字本或作攘如羊反

王命至于

襄○止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命以殷王之命

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往朔方而築

城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於

旒鮮明中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爲將帥得人歡

心故稱戎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

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獯豸於是

是而平除之能爲戎役所美所以可嘉也○朔方

近獯豸之國○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

方近獯豸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

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非

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云往築至

軍壘○正義曰知爲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

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註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

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

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昔我往矣黍

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

手言疏

卷九之四

塗凍釋也



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

時始出壘征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

其間未有休息○雨雪于付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傳

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疏

昔我至簡書○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

言將帥云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

獫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

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為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

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

閒暇跪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誠

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

還耳汝既如此誠為勞苦○黍稷至休息○正義

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

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行狩者明此為朔方之地

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出壘征伐獫狁

者上云城彼朔方獫狁于襄此即云昔我往矣是出

壘辭故知始出壘伐獫狁也既伐獫狁而下章言薄

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雪落而釋為

塗泥是春凍始解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

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

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啓居故知其

間非有休息也○簡書至救之○正義曰古者無

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

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

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

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

傳曰子重嘽嘽草蟲趨趨阜螽云草蟲鳴阜螽躍

毛詩疏

卷九之四六

卷九之四

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獫狁

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

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

於遙反趨吐歷反蝨音終躍音藥嚮許亮反或作鄉音同與許膺反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

忡勅中反降戶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嚮要至

反又如字註下皆同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西戎

正義曰南仲已平獫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

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

因興之焉言嚮嚮然為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

之鳴趨趨然跳躍而從之者草蟲也以喻赫赫然有

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嚮望而美之者

近西戎之諸侯也言草蟲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方

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

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為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

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

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草蟲鳴晚秋

之時正義曰知者以凍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

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為諸侯嚮望明在冬前矣黍

稷方華始伐獫狁明以秋日平之既平獫狁方始伐

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為興耳冬則蟲

死不得過於晚秋也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卉草也訊辭也云訊言醜

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

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

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卉許貴反萋七

反訊音信赫赫南仲獫狁于夷夷平也云平者

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

故以為始以為終。歸來之事陳成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之與木已萎萎然茂美倉庚啾啾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蘩菜之人祁祁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戎狄之因可言問者及所獲之衆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亦赫顯盛之南仲伐獫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以勞之也。訊辭者謂訊言至詳之。正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之為言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兩言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成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時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丹不倉庚物也采蘩事也并以四者說時是成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言喜而詳之。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成役之辭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檢上下為三月采蘩為

蠶生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三月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杖杜勞還役也。役成役也。

有杖之杜有睨其實。與也。睨實貌。杖杜猶得其時蕃

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

苦無休息。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云十月

為陽遑暇也。婦人息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

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序其男女

睨華版反字從白或從目邊寶韻畚滋音煩補

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

○閒音開，說音悅。有杖至遑止。正義曰：文王勞莫音暮，本亦作暮。還役言汝等在室，皆思汝言。

有杖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皖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

子孫乃杖杜之不如，所以然者，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

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為征夫而今已開暇，且應歸矣，而尚

不歸，所以憂傷。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云：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卉木萋止，女心悲止。

征夫歸止室家踰時則息。○息，息嗣。室家踰反，又如字。時則息。○

正義曰：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

時則**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云。

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杞音杞。

檀車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憚憚，

敝貌。瘡瘡，罷貌。云：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檀徒反，憚憚

尺善反，又救丹反。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縶，音同。瘡，古緩反。敝，婢世反。罷，音皮。○至不

遠。○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爾而不得，故升彼非

山之上，采其杞木之菜。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

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

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固之內，是使我憂之。父母實

夫也。謂之父母也。已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

乘檀木之役車，今憚憚然敝，所乘四牡之馬，今瘡瘡

然疲。征夫之來，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已

念之。○杞非至君子。○正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

喻一作猶

人思夫之事，故為訃采以望君子，不與非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則憂我父母，謂夫為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為父母，與此同也。檀車役車，正義曰：此戌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為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云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為來，我念之憂心甚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為恤，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適止，上之筮之，會人占之，適近也，云偕俱會。

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于繇為近，征夫如今近耳。又反，匪載至適止。毛以為文王勞成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為來乎，何為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猶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為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異，餘同。會人占之，正義曰：傳以會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即與士冠禮筮曰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為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為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為占，則會當為合，故易之為合言於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杖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時掌反。逸本或作佚。樂音燕。夏。魚麗六章。上三章。章四句。下三章。章二句。至神明矣。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鼈皆得所。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為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又設所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遂樂。萬物滋生。故此篇

魚麗于雷。鱉。魚。

麗。歷也。雷。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鱉。揚

也。鯨。鮪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

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
 隼擊然後罽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
 夫不麇，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
 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蓄
 音柳，鱸音常，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黃鱸魚，尾微黃，大
 者長尺七八寸許，鱸音沙，亦作鮓，今吹沙小魚也。體
 圓而有黑點，文舍人云：鱸石鮓也。鮓待何反，太平音
 泰，暴蒲卜反，不操草刀反，一本作不折不芟，定本芟
 作操，羽仕音反，獺救鮓反，又作未反，魚音魚，一本作
 藏，與取魚也。罽音畏，麇下兮反，本或作覓，同。卵魯短
 反，隱如字，木又作偃，亦如字，塞蘇代反，又新勒。君子
 反，數十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罟音古。

有酒旨且多



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

字為句，後章放。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之
 此，異此讀則非。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
 中，則魚麗歷於笱者，是鱸魚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
 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
 魚酒多矣，如是是萬物虛多，能備禮也。○笱曲梁至
 所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笱，是笱曲梁也。釋
 器曰：笱婦之笱，謂之笱，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
 引詩傳曰：笱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笱也。釋器
 注：孫炎曰：笱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
 薄也，以薄為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
 所作也。鱸揚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鱸一
 名黃頰魚，是也。似燕頭角，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
 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
 鱸鮓，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注云：魚狹而小，
 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鱸魚之大魚，
 是衆多也。魚所以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太平而後
 微物衆多，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况
 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不妄

天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
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風
疾即非風謂之涼風非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
是也非風冬風之總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
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襦
鄭云謂建亥之月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
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
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草木枝
折葉墮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
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
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誤字也然則十月而斧斤入
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
故未芟折可伐之也豺祭獸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
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
麋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
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食獸皆據十月是以羅氏注
云建亥之月豺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獺
祭魚然後漁亦為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

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獺祭魚
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
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孟冬矣鷹隼擊然後
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衆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
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
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為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
當全為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
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為
鷹順其始殺而大斑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
爵羅設故據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八月言
爵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
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其豺獺相對為十月事也
言爵羅設者說文云爵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蓋其
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之以時
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
之使師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鼓遂圍禁則四時
皆圍但不麇耳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應不卵各
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魯語云

毛詩卷
卷之四十三
及古

美而此魚又有

傳

鯁魚。正義曰：釋魚有鯁魚，郭璞曰：鯁今鯁，額白魚也。鯁別名鯁。

孫炎以爲鯁魚一魚，鯁鯁一魚，郭璞以爲鯁。鯁鯁四者各爲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云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云魚既多，又善，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云魚既

云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云魚既多，又善，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云魚既

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陔古哀反。養餘尚反。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南陔至黍稷。正義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

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

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

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

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

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

見在爲數，故推收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也。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

以播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

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

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

磬樂

以

縣音玄編必先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此反見賢遍反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此三篇至之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總言鄉飲酒燕禮用焉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鼓南陔而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歸魯論其詩今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于此知者以序復得為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尚存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國韓魏燕趙齊楚用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秦并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為遭此而亡之又解為亡而義得存者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各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別眾篇之

首詩

義各置於其篇中此三篇之序無時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推收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收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為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毛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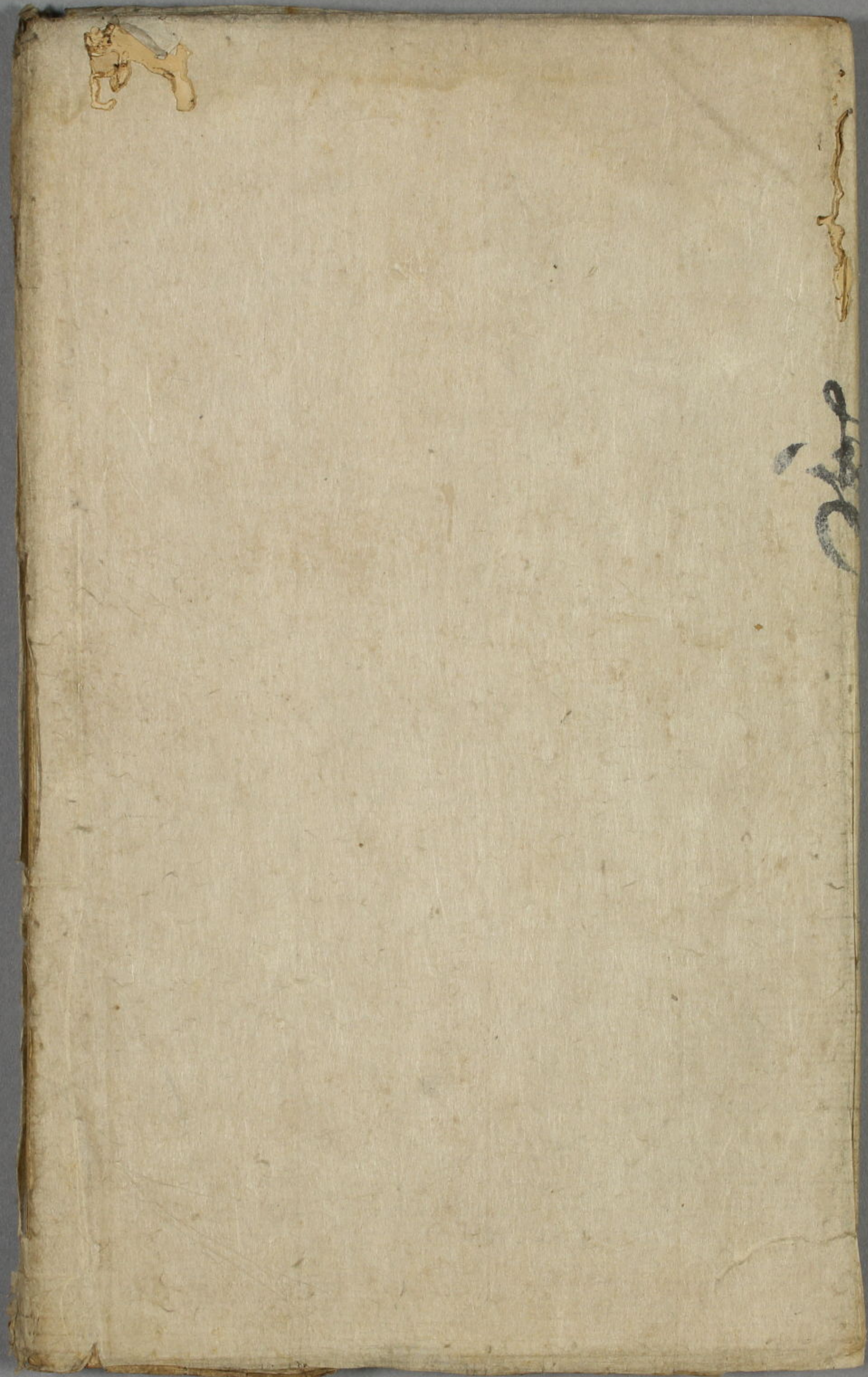
卷九

九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四



210